





姚太史現聞著

沈澹齋集

張叔籟梓

沈澹齋集目錄

卷之一

論

聖神功化之極

壬子鄉試墨

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

己未會試墨

朝廷四方之極

庚午順天錄程

目次

目

沆瀣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論

聖神功化之極

壬子鄉試墨

天下有心外之聖神無有哉天下有心外之功
化無有哉聖神既極聖神之功化亦極合之總
以成其爲心極而神奇變化之用縱橫磅礴於
其中夫心何心也卽所謂統性情者也於性爲

田鴻濛太始播之植之而心承之於情則爲嘉
種爲根株爲芽茁千容萬品揚芳競秀而心則
春以嘘之秋以吹之仁以暄之義以肅之而天
地萬物之事畢矣而聖神之事亦畢矣故善言
聖神者不必言其搏捥元化吐納陰陽大地爲
爐羣生在冶而第想像其雷聲龍見宵衾晝影
上帝臨汝鬼神在旁惕惕息息罔敢怠渝之真
戒懇善言聖神之功化者不必言其星移日轉

神降祗出麟遊鳳巢軼葉萸筴而第迴燭其清
明在躬形神俱妙虛中今古靜裏乾坤融融藹
藹無所虧欠之真中和此子思氏立言之本旨
也夫世安所謂聖神同此人耳同此命於天率
於性逡巡於道岸而涵育於教思者耳其於天
地不似野馬之在溟濤乎其於萬物不似稊粟
之在太倉乎受氣於天借形於地蒼昊儲精黃
壚賦魄托兩大之函蓋哀七尺如蜉蝣而謂天

地不自位待吾而始位也幾於躍冶之金萍聚則爲骨肉蓬飄則爲胡粵勾稽之所不能算也化人之所不能識也甚者羽翮紛飛蹄趾交錯水流山峙草長花開有情無情或織或鉅孰非區萌之種類發造物之生機者歟而謂萬物不自育必待吾而始育也又幾於逐日之策矣不知所云聖者非聖於事可以收天地之憾而救堯舜之病也以心聖卽以此情此性証聖耳所

云神者非神於迹真能射九淵莫四極乘六龍之馭而鍊五色之精也以心神亦卽以此情此性入神耳心之精神是爲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而究其實不過完未發之體蓋未發之體情之紐性之朕而天命之落脉也吾人之自爲起滅感應者惟此情卽其與天地萬物相爲起滅相爲感應者亦惟此情情分而性合矣人具一性猶屬未分之已分而命則又合矣合者不

獨合一物且合萬物不獨合萬物且合天地不
獨合於今日所戴之天所履之地而且合於太
極未分兩儀未立四象未陳之天地故一喜也
而得中之喜不妨極喜至於披爲慶雲溢爲甘
泉肖形之屬鼓舞於光霽之中者不可勝計聖
神祇自極其喜之量而喜亦一功化也一怒也
而得中之怒不妨極怒至於發爲風雷激爲崩
騰嬗化之倫懾伏於威嚴之下者不可勝計聖

神祇自極其怒之量而怒亦一功化也一哀樂
也而得中之哀樂不妨極其哀極其樂以至清
霜與瑞日交宜暘谷與冰淵互適紛紛總總之
類環移轂轉於忽慘忽舒之間者不可勝計聖
神祇自極其哀樂之量而哀樂亦一功化也以
爲彈五絃納八風而喜則亦有窮愁而灑落者
不失其爲喜而功化同以爲提三尺陳六師而
怒則亦有筆削而斧鉞者不失其爲怒而功化

同以爲過八音望九疑而哀則亦有鳳去圖藏
歎吁太息者不失其爲哀而功化同以爲奏九
成悅百靈而樂則亦有被裘躬耕歌風誦德者
不失其爲樂而功化同以爲齊七政定四時而
位天則亦有月窟天根任意討探者不失其爲
位天而功化同以爲平四瀆封九州而位地則
亦有坎止流行惟心自在者不失其爲位地而
功化同以爲制六府分三事咨人二十有四建

官三百六十而萬物育則亦有家外無國身外
無家寤歌一室獨行踽踽侶魚鰕而友麋鹿者
不失其爲育萬物而功化同此無他惟其聖神
之極也而所以爲聖神者不過以戒慎恐懼爲
韃鑊以至隱至微爲窅奧存之又存察而愈察
如吾所謂完其未發之體而已不然而構鬪以
淆其神則神昏紛拏以暴其氣則氣散即使控
寸心之六馬攝妄念於斯須如延平教人於靜

坐時觀未發氣象而靜養未純未發之氣象必
不出求其與天地而俱生先萬物以獨立而并
無天地無萬物亦無有我者遂爲永世不可復
之光景蓋此心已失其精神而性情之統雜然
並淆聖神之根亦繭然不立矣安所爲功化又
安所謂功化之極哉故欲問聖神功化之極者
必還而自立其心極而自立其心極者不得不
退而求之存養省察夫存養省察此又無窮無

極之工夫也皇建其有極者可思矣

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 已未會試墨

天之愛國家也必有以供其用而又不使其借
才於異代則所生者與所用者適相當而無匱
乏之憂蓋成一代之治者襄一代之事其事繁
而捋荼拮据於其間者其人亦不得不衆若使
當乏才之會而求之在朝朝虛求之在藪藪竭
使人主空懷側席而嘆才難則國家孰與輔理

而主張於冥默之中以陰佑社稷者其意必不
爾也人才者五行之秀而五行何時不孕靈川
嶽之華而川嶽何時不貢瑞上而箕尾之精下
而崧高之神玄鳥發祥白蜺示異輪精傳氣於
網緼杳靄之中以挺爲異人爲偉人爲非常特
達之人爲宏才爲瑰才爲間氣所鍾之才則皆
鬼神啓之鬼神護之而鬼神者亦何時不奉上
天之心應王者之運乃有所闕而不輕剖斲而

不多予哉所以代有用則代有生愈用愈生隨
用隨生樂爲用亦樂爲生如厨傳之飭以供賓
客不時之需庖廡樵蘇信宿不得休而主饋者
無倦容未始耳語壁間以告甌噐之聲也如畋
遊於雲夢之澤上弋飛下逐走羽毛齒角堆若
陵丘伐材於鄧林之野一夕而得千章榎楠杞
梓絜圍合抱者蔽江流而下而拱把梓材不預
焉漁於江則靈鼉獲巨鰲牽網於海則夜光陳

珊瑚列而今日取之明日復然今歲取之明歲復然一人取之以至於億萬人以至於億萬載之人又復然風后稽牧爲義黃生以供義黃用禹臯稷契爲堯舜生以供堯舜用伊虺且望爲湯武生以供湯武用而猶未也未央功臣雲臺諸將爲炎劉生以供炎劉用弘文諸學士爲李唐生以供李唐用讀書宰相杯酒節度爲趙宋生以供趙宋用如此之類更僕不能數連牀充

不多予哉所以代有用則代有生愈用愈生隨用隨生樂爲用亦樂爲生如厨傳之飭以供賓客不時之需庖廡樵蘇信宿不得休而主饋者無倦容未始耳語壁間以告甌噐之聲也如畋遊於雲夢之澤上弋飛下逐走羽毛齒角堆若陵丘伐材於鄧林之野一夕而得千章榎楠杞梓絜圍合抱者蔽江流而下而拱把梓材不預焉漁於江則靈鼉獲巨鰲牽網於海則夜光陳

珊瑚列而今日取之明日復然今歲取之明歲復然一人取之以至於億萬人以至於億萬載之人又復然風后稽牧爲義黃生以供義黃用禹臯稷契爲堯舜生以供堯舜用伊虺且望爲湯武生以供湯武用而猶未也未央功臣雲臺諸將爲炎劉生以供炎劉用弘文諸學士爲李唐生以供李唐用讀書宰相杯酒節度爲趙宋生以供趙宋用如此之類更僕不能數連牀充

棟之書不能載而吾更言其若無人實有人若無才實有才若一無可用實不勝其用者逢比箕鬲爲桀紂生以供桀紂用宗室如向大臣如章如蕃武名流如膺如滂爲兩漢之季世生以供兩季用剛勁如真卿忠愛如贄正直如綱如鼎泣血庭諍如俠如浩如東爲晚唐衰宋生以供晚唐衰宋用如此之類亦更僕不能數連牀充棟之書不能載也亦知夫原不沉懷不因胥

不劔差不滅增不疽羽不刎乎亦知夫牧不誅
趙不虜斛律明月不死周不亡岳鵬舉不獄二
帝不沉淪沙漠乎亦知夫濁流不投魏祚不移
朝士不空憑高之淚不揮嶺南瘴癘之鄉不使
流人充斥則航海之舟不葬於魚腹乎天無所
不供而人則有所不用人有所不用而甚者若
怒其供然而用亦供不用亦供喜亦供怒亦供
用必盡其人人必竭其用一代之人才至於智

已殫力已盡而窮於不可繼則又供或所用非
才有才不用折辱之摧抑之種種而銷沉之而
人可廢用不可廢才可已用不可已則仰天而
嘆曰嗟乎安得一代人才以備一代之用乎而
天又不忍其無用也則又供然而供不可恃也
天之愛國家者甚厚而其愛人才者亦未始獨
薄非獨珍貴之憐惜之也正爲五行孕靈川嶽
貢瑞而鬼神之輸精傳氣者自一代二代以迄

千百代而流演於無窮不盡秘亦不盡剖不全
斲亦不全予使其可以常繼可以常生可以常
供而後可以常用所以上下古今人才輩出總
千百代而計之則不勝數不勝載而其在一代
之中僅僅充用不得有餘於用也人主誤認爲
有餘而多方屑越以爲折辱可摧抑可種種而
銷沉之亦可烏知夫中人之產所積有限而嚴
父者又謹司其筭鑰將以詒孫謀昌百世而不

盡付於驕子之手其子乃視爲無盡藏而朝用
一金夕費數緡不經歲而壁立蕭然轉叩之厥
考則怒而不應矣所以樂爲用亦樂爲生而不
用之朝吾恐天之將不復生以匱乏其用使之
左枝右梧捉衿見肘而成其爲孤注也夫纒然
不用者商周以下諸覆轍凜於金鑑矣若乃置
之用不用之間用一人而留其聰明繫其手足
用衆人而耕復問婢織又歸奴因鬼見帝旣隔

於虎豹九關載豕負塗但見其密雲不雨合遠
近大小臣工而徬徨焉躑躅焉本爲遊郊之麀
儀庭之鳳立仗之馬而盡化爲觸藩之羝不亦
大可痛哉此亦上天之所愍惜而供與不供用
與無用總未可卜也是在人主自爲一代計耳

朝廷四方之極

庚午順天錄程

君猶天也宸序之間天光入焉天無所不垂然
而天必有樞也豐蔀之下君心通焉君無所不

照然而君亦有樞也夫樞也者非有物可循執
一而不遷也帝無恒處有處者乃無處一不欲
留留運爲敗園道也然無儀無法而若有儀法
無區無宇而若有區宇使天下象指而人嚮方
其惟君極乎將求之於八紘六幕而不得求之
於五服四嶽而不得卽進而求之於九陌二衢
戟門雙峙雲觀參連疊署層寥逶迤嚴邃而分
若經羅聯爲緯合乃其維玄維默守德之極者

雖無不在而實不在也范氏所稱四方之極者
其必在朝廷乎極何以解也寓內有四極之山
以定四方與媯氏鰲足之所莫泰章豎亥之所
步者其說適幻無稽且厥旨多屬寰宇邊際無
窮之窮非無極之極也易之繫辭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既從一極生極者復是何物方
其溟滓未芽鴻濛猶伏徒以爲元氣所毓結則
孕蠢不能孕靈孳形不復孳性祇聚夫瞽瞍惛

惛之屬視息於其中人一器卽極亦一器而道
不載焉何貴也數千年以降至茂叔而始呼覺
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有中正
仁義而極之全體彰讀至此而爽然解憬然悟
當年遜荒之父師演龜疇而答武王一則曰皇
建其有極再則曰厥庶民錫汝保極而極之爲
旨不外中正仁義者近是茂叔太極圖人謂其
箋易不知其箋疇也且洛水之文或戴或履或

肩或足惟五居其中是天苞地符儼然以中央
之帝奉之欽若天道者有五行五事而陰陽分
紀萌區立命有八政五紀而生聚開於下敬授
懸於上言三德而明導以克罔言稽疑而陰惕
以災祥言庶徵言五福六極而人知感應捷于
桴鼓造化握其榮枯於是而四方之民生以遂
民志以定修者奮慝者銷乃其所環列襟帶而
寤寐瞻依者皆此極耳此極何所自出出於人

主之一心瞠目無形植耳無聲智者弗能誦辨
者弗能名寓言之則恍惚而無垠指言之又不
敢斥其尊也而於是乎歸之於朝廷夫天下泄
政出治之所各有主之如繁星之麗天也文昌
泰階高揭衡峙其人則廣朝路寢三公侍旁百
辟環衛萬民之所內面而觀邛也蒼龍主東赤
鳥司南於菟神龜儼列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
度三百六十有五其人則殿邦庶尹王者所賴

以幹方作屏也而朝廷爲之斗標北斗諸星有
樞機權衡之號櫬準參首杓構龍角以其居陰
而布陽故又號曰北極斗指寅則天子居青陽
乘鸞路指巳則居明堂駕赤駟以迨總章玄堂
之異處戎路白駱玄路鐵驪之異驂凡朝廷政
令皆循斗而轉而四方又循朝廷而轉朝廷行
春令而四方知執規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養
百穀皆以春風風人行夏令而四方知執衡道

有暘者左擁而右扇之皆以夏雨雨人行秋令
而四方知執矩雅事則擊土鼓籥豳詩以迎寒
戎事則肄兵習戰行驅劉之禮行冬令而四方
知執權同巷相從以惜燎火而合習俗賢者飽
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此皆習行習見之事德
不必湯文威不必秦隋誘劫不必徙木諄勉不
必道鐸顛倒而畢牢之亦不必若狙公四三之
賦萬斛之艤艫挾以尋尺之颿指而前則前指

而卻則卻疋瘠之夫聲不能建隔垣立於中空
之嶧曼聲而呼則巖谷爲之響答矣古有服解
冠而荆以效帶鷓鷯而趙以化此何關於極而
登高之招其捷如此况乎坐華殿而松生棟立
櫺扉而雲生牖如執極之堯景星曜房乘黃產
地青雲浮路榮光塞河如秉極之舜櫛疾風沐
淫雨塗山四日而八年土型一饋而十趙如指
極之禹乃曰若何而及日月之所燭又曰若何

而服四荒之外又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
怪之所際其搏陰陽于掌握之間驅焱輪而蹂
靡草也豈顧問哉然耀靈出海豐隆得而弁之
織阿垂漢號屏得而翳之合觀國勢人心之變
若有明主不能必之於朝廷又不能必
之於四方者卽太微瑤光清宵熠燿不非揭端
星以臨會闕挈斗柄而扶帝車乃有火辰匿暉
金虎曜質不守躔舍而衡命于辰樞者繁星之

不得其度也必反而求之於杓斗而杓斗者不
過洪覆之垂旒也又不得不數夫騷人之問天
四方之不得其理也必進而求之於朝廷而朝
廷者不過穆清之勾陳也又不得不法夫純臣
之格君夫三能之色乖而筌宰隔六筐之魁隱
而將相輕諫鼓不聞何取星爲司過鳴鞀獲戾
又恐舌號南箕以至旄頭未隕藩落成虛膺積
鮮天倉之蓄貫索聞肺石之呼人謂斗機絕則

攝提隳鳥知其施七政而布八野者不在斗而
在斗之所憑依不在朝廷而在朝廷之所則象
乎周子所謂中正仁義者猶以後天立極言非
無極之極也天無爲曰虛君有爲也亦必本於
虛非無爲不能助有爲非虛而不能中正仁義
也王者歲終獻功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
而無四方故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侵夫立極
於四方者必去其四方之見而可乎人主天也

何知有四方哉第使朝廷之上共泯於無方而
朝廷清四方寧矣

沈澐集卷之一 終

沈澐集目錄

卷之二

表

擬

上出

御製擬猗蘭操

賜諸大臣

謝表

宣德四年

壬子鄉試墨

擬兵科給事中秦崇以邊警請

勅鎮巡文武官互相咨度計出萬全

上納其言因論人臣當同心集事不特邊將爲

然廷臣

謝表

成化元年

已未會試墨

擬

上軫念山東饑荒發帑金十六萬倉米十二萬
特遣御史一員前往賑濟務令人人沾被

德意廷臣

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丙辰下第卷

擬

上御

文華殿講讀輔臣進講勞軍細柳事反覆開

說

上嗟嘆久之退

諭左右當文武竝用廷臣

謝表

萬曆元年

辛酉山東錄程

請作

擬

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

皇祖實錄俱今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

書帙恭

呈

御覽

進表

天啓五年

乙丑會試擬程

擬

上因虜退

宣諭輔臣講求征伐大計須食足兵雄

傳示兵部因條

進方略表

嘉靖二十九年

庚午順天錄程

目次 畢

沈澹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表

擬

上出

御製擬倚蘭操

賜諸大臣

謝表 宣德四年

壬子鄉試墨

伏以

聖藻天開寄幽芳於邁軸

宸猷日煥托嘉尚於徽音在臣鄰緇衣之好方
殷未罄連茹之願乃

黼宸白駒之思更切忻承伐木之章喜動少微

光分奎宿

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龍

隨雲見常遊皇路天衢而豹與霧冥或在
他山空谷雖國香芬馥原植根於瑤池瓊

圃之間迺道氣幽閑每托契於江蘿杜若
之伴比高蹤之箕穎不隨舞鳳之班如長
往之夷齊耻聞放牛之事松軒自憇杳冥
姑射之心茅舍迓虛寂寞峒山之駕芝堪
作餌和雨露以灑灑蕙以爲裳麗雲霞而
燦燦惟其清可風世豈宜棄世逃榮況兼
臭本同心尤望一心匡辟綺里衣冠其偉
猶從赤伏帝子之兒桐江烟雨投綸終犯

白水真人之坐詎因猿鶴之成怨遂令鹿豕之爲羣但不言自芳彼自成蹊於九畹而無因難合君亦永錮之三湘省列虛名祇見公門之繁郁臺連空署寧收澤國之孤芳維草木之差池有媿梗楠杞梓卽天葩之爛熳徒成月露風雲苟爲德馨必需睿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聖明天縱

學問性成扈

蹕王庭常以

文孫而兼

聖子優游望苑亦從秋實而采春華

畋漁竹素之墳日新月茂

遊戲縹緗之圃璧合珠聯維

寤寐幽人時作巖阿之眷而

披陳徃牒恍聞絲竹之音昔徃聖注想乎高
賢而繁音托之三弄惟至德可方乎香草
而遺名被之千秋念彼一堂之乍違猶有
鷄鳴風雨之慕當此

四門之未闢豈無鴻翔寥廓之虞苔蘚蒨葱
常作隱淪之媚資菴繚繞疑牽君子之裾
對殘菊於東籬則恐其入林而不返據槁
梧於南郭又恐其枯寂以自其

婉轉躊躕

淋漓寫就

以筆代指如月明滄海之聲

翻譜爲新有木落洞庭之怨夫清商立奏則
蕤鋏驚飛志氣交凝則望羊立見以聲音
之專壹若此况

聖主之旁求謂何將必望風而來佇

明良於千禩抑且聞言知感賁草莽以三旌獨

驚

鳳藻之頒徧及鰥尸之輩紛披五色何物

降自天來誇耀千官對此方知日近洵元龜之

非寶知大貝之無竒老稚稱珍闔門喜渥

臣等樗櫟賤質蕭艾庸材依腐草之光猶

綴繁星於碧落賴生麻之直亦抒孤鯁於

丹宸顧

化瑟調而不盡調似有改張之漸至

國楹植而未盡植曷勝蒙蔽之誅千里一賢

敢後鄭莊之誼一彈三嘆猶慙貢禹之冠

伏願

圖治常慤

用人爲急河清難俟幸無抱恨於人琴香薰

易燒尤望保全其節操則不但

炫耀金書文光常護於

璧府抑且琳琅玉樹羣材皆集於

上林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兵科給事中秦崇以邊警請

勅鎮巡文武官互相咨度計出萬全

上納其言因論人臣當同心集事不特邊將爲

然

廷臣謝表

成化元年

已未會試墨

伏以

聖聽天高宛徹鼓鞀之響

王衷河決更頒綸綍之音維閩外之機宜尚賴

交驩平勃况朝端之師濟可無寅協夔龍

方

關四聰以受言轉使百寮而悚聽媿謀猷之入
告聊拜稽以申詞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軍中之士如貔總是同舟秦越殿
上之爭如虎無非異味鹽梅廉藺旣和永
落秦人之膽房杜互濟遂高策府之勲占
三人以從二人則黑白本無先主集衆是
以成一是一而涇渭何由競分內外邊

廷盡屬普天率土之臣子文武將相素沐平
康正直之餘休參商本出無因疑慎多緣
有我果如萊公視師鄭公議帑安得戰守
和之紛紜能爲大防自立祖禹師光奚至
洛朔蜀之蔓衍當此邊烽正熾之日豈堪
以三軍之命漫嘗更兼

國步多艱之時何可使一家之人自異蔑論
往代近攷

先朝土木僨師皆是群小權璫之兒戲大同固

守寧非樞臣宿將之老謀惟三楊有濟濟
之風故

烈祖之徽猷日盛使李賢弘休休之度則

皇考之再造彌光法戒迥然臣鄰共覩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

聖明天縱

岐嶷性成

一索承乾快覩

龍姿鳳表

三爻襲泰適當海宴河清偶因

楓宸奏對之期佇聞梧掖憂危之論赤羽晝警

遙知虜騎嘶風紫塞宵驚想見胡兒射月

飛芻輓粟嘆東南之民力半空老師匱財

何西北之邊聲未歇若非媚功諉罪爭袖

手以旁觀必繇築舍盈庭祇遊談而無實

虎符旣佩肘後獨不爲馬伏波之據鞍龍
韜亦懸帳中曾不見班定遠之投筆審度
全憑將吏發蹤實係鎮巡儻不爰諏爰謀
奚繇必勝必克請申

天語用盪蠻方在省臣效忠慮在門庭之寇而
帝心獨警念切股肱之良當此

恭默方新非共和誰與佐理正恐

冲人嗣服雖周召未必同心若岐逕先露於

朝堂則臣工漸分其彼此互任者兵刑錢穀
原非東舍西家共守者法制紀綱勿作南
吳北貉使其嚴越俎之誅而太過必且正
蹊田之罰以相攻意氣從茲洵加城府因
而難化亞旅競鬪釀成主伯之憂同室操
戈立致蕭牆之孽

朕心滋惕長此安窮

特旨叮嚀不啻韋弦之賜

德音欵曲有同絜續之温

渙汗彤墀恍似一天春露飲冰夙夜又疑九塞

秋霜共與邊臣相爲佩服臣等請纓有志

補

袞無勞樓建籌邊而不願結奇章之釁功成使

虜而不敢懷魏公之疑少保之英烈方新

不憚一腔洒地寒夏之風期尚在何妨十

亂同

朝值胡運之方驕則裹屍請從金革覩群賢

之共彙則剖心願效麈埴儼

天監之在茲惟日省之恐後伏願

虔精勵始

銳志守成

借外懼以防內憂雖觀文不嫌整武

勉和衷以期同濟惟

主聖可望臣良

止輦聽言毋取規而充耳

建杓率物勿顧影而求端則

赫聲濯靈戰士書功於幕府而庶明勵翼臣

寮喜起於

熙朝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上軫念山東饑荒發帑金十六萬倉米十二萬

特遣御史一員前往賑濟務令人人沾被

德意

廷臣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丙辰下第卷

伏以

帝澤弘長渙命起溝中之瘠

皇仁浩蕩巽申增寒谷之溫嘆小人之無依刻
瘡何補賴父母之孔邇推食維勤忻聞財
阜南風喜見春生東國歡騰

朝野

德比高深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邦本
惟民豈忍此離莫恤乃稼穡爲寶寧堪饑
饉荐臻惟膏腴盡化爲石田而生齒半登

於鬼錄翳天高而聽遠誰聞野哭之聲雖
地潤而民稀罔念土崩之禍嗷嗷萬口敢
驚長樂之鐘纍纍千家孰叩登聞之鼓問
肉糜之不食寧知鼠糧鶩粒之無餘借眉
黛以療饑詎思鵠面鳩形之半稿愁魂漠
漠還引領於大盈藏中鬼燐煌煌猶環遶
於封椿庫內陸忠州披陳愷惻而頭會如
初鄭監門繪寫淋漓然手實未改卽如汲

內史便宜矯詔原非先奉明綸至於富鄭
公賑濟多方未必仰承上旨不遇

神明之后曷觀博濟之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至孝夙成

深仁厚積

膺圖綿亘鞏

寶祚於千齡萬年

御籙悠遐壯

神威於三巴六詔益鍊習於

朝章

國典且洞悉夫民瘼人窮邇因齊魯之告災
以致臣鄰之合

奏肥壤播虐青苗挾大火而俱流旱魃乘權赤
地與融風而並掃田疇灼爲沃釜更看血
淚成斑禾黍色成死灰已見哀號動地重

以迭稜之後當此大歉之年遂使弱息掌
中強從他姓亦有新歡悞裏忍就離粧甚
者自鬻無門爲減獲而不得以至行乞靡
地思嘔蹴而難逢強者逃死山林已命懸
於斧蹟弱者相從溝壑遂身葬於烏鳶衰
草無根則齒骼權供夙飽枯楊去骨并妻
孥勉代朝殮臣等或自耳聞或從目擊痛
哭流涕共上賈生之書怒髮填膺敢忘距

心之罪然

達聰者未鑒則叩闈者奚功而忽降

德音盡徼

明賜精饒巨鎰絢矣出從

尚方白粲斯箱殷然分自軍

國更申

後命

特簡臺臣

天語叮嚀

宸懷綷繹蓋此番盛舉原仿昔年中州故事以遣賑而專官而如許

隆恩恐如昨者臨德二倉雖已發而無補必使癯殘婦孺盡沐堯仁務期粒米分金皆成周賚強梁積猾必欲防其并吞胥吏卑官亦且稽其腴削若夫審饑之今日下而道殣相連設糜之勝空懸而鬻烟宰繼有如

近事實負

皇慈此皆

聖明之所疚心亦使臣之所厯念也臣等戴鰲知重策駑無長觸事警心敢棄昌言之會積誠悟

主空懷納牖之思遙知牙繡行來必黃童共攀其驄馬更想裏麟散處卽白骨銘感於螻蟻德濡一方則泰岱效

嵩呼之祝仁流數郡雖孔孟啣桑梓之恩豈獨
臣寮罄其鳴

謝伏願

解施靡旣

損上無窮杼軸其空何取中涓之使商賈告

匱宜停權稅之需修德以格

天心瑞可徵於五岐雙穗勤恤而念民隱國不
至於十室九空則

歷年獨享有道之長而率土共仰無疆之慶矣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此卷爲一中州前輩所斥落將眉黛療饑
句抹一筆批云眉黛如何療饑將謂秀色

可餐耶蓋不知有吳絳仙事也此
前輩頗號博雅不意其作此語

擬

上御

文華殿講讀輔臣進講勞軍細柳事反覆開

說

上嗟嘆久之退

諭左右當文武並用廷臣

謝表

萬曆元年

辛酉山東錄程

請作

伏以

側席談兵見壁壘風雲之色

拊髀論將懷旂常日月之勛居安每厯於思

危豈詩書能忘馬上經文必兼於緯武思

韜鈴允賴虎臣在元僚抒納牖之忠堯鑿

吐氣賴

聖主妙轉圜之聽介冑生輝從此挽極弛之弊

而為極張匪曰反積輕之形而還積重太

平永固聲教增嚴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四序成功屆商金而布殺五行並
用借剡木以伸威迨蠻夷寇盜之相仍而
掃盪驅除之並急營連鵠鶴總閩外之元
戎勢踴貔貅聽師中之長子當版泉試師
之日誰分虎帳陰符迨牧野底定之年別
有鷹揚韜略動天藏地建鼉鼓以登壇出
鬼疑神跼雕弓而授鉞斬宮嬪於吳幕白

羽搖魂僂莊賈於齊臺丹旗振魄嗣茲遍
降略可縷陳倚賴韓彭走名騅於垓下指
麾馮鄧驅猛虎於昆陽望氣而得真人勛
高勩靖焚香而出聖主績炳潘曹若其中
興再造之功與夫戡亂扶衰之會衛霍揚
威於漠北颺逐天驕班陳宣力於河西風
馳月窟當玄宗之幸蜀惟李郭猶足安唐
比康王之渡江非韓劉誰能留宋此皆艱

難百戰雖汗馬以忘勞尤能獎帥三軍競
聞鷄而起舞縱饒風生羽扇不妨超距
壺至若血滿金戈何啻吞鋒啣鏃願累尸
以馬革獨何心乎圖肖像於麟臺匪異人
矣無奈橐橐滋久棄兵革若贅厖兼以文
墨繁多操纓弁如束濕纍纍若綬總不躋
於禮樂衣冠赫赫高牙又莫假以事權靈
爽參作圈中之豕誰蒙眄睠之光輝使同

架上之鷹不勝鞞縹之束縛翠憶與朱幡
交泄固釀成婢膝奴顏皂囊共白簡交馳
又化作風聲鶴唳一入深文之手豈徒李
廣難封不遊津要之門何怪馮唐空老平
居之儲蓄迺爾臨難之驅策謂何俠骨摧
殘愴悽其於陣月英鋒挫耗驚懾息於邊
雲紛旗幟之搖睛已見獐惶鹿駭喧鼓金
之震耳祇將鼠竄狼奔欲矯懦帥之柔靡

端仗

聖明之鼓舞茲者伏遇

皇帝陛下

御天乘六

得道函三

濬少海之蒙泉巨川方至

晃前星而離照旭日初升虔奉

徽音借

母儀而爲師法祗膺

末命因

嗣服以裕

前修卜之

在廟在宮誕登周岸占其

制心制事拭浴商盤

玉輅臨

朝共遶螭坳而奏事

金華啓

幄又集虎觀以傳書在儒臣按籍敷陳演穎達
壁經之旨乃首揆據圖開說彷彿九齡金鑑
之篇偶因文帝之勞軍反覆當年之盛事
六飛親駐難開鏡壁之門萬弩斯張不奉
銅符之詔軍法重於國法天子徐行主權
不敵將權將軍不拜遐想彼時之氣象抑
何今昔之夙殊覩執銳與披堅曾無崇禮

之貌卽先登而陷陣誰生憐惜之心汾陽
辱在俘囚寧逢李白武襄配作黥面難遇
尹洙但言貪弁志在腠膏而腠貪弁之膏
者愈甚固知武人不能掣肘而掣武人之
肘者實多至於議論蠹生是非蝟起薦剡
方列又彈墨之驚心座席俄溫作郵亭之
過客霍驃姚穿域塌鞠豈非誤軍羊叔子
信使饋貽卽爲媚虜所以刀尖筆尖之論

盡灰豪傑之心猶賴把筆提戈之謠稍壯
英雄之色若非痛除積習何能力洗頽風
嘗使腐儒飾太平之容覺大劔長鎗安用
萬一戎醜窺國家之釁恐柔觚弱管難施
是在荃宰極意提衡尤貴銓樞同心匡植
毋令全軀束手之士肆蹂躪於干城恐看
塗肝粉骨之人受鞭箠於文墨當此談經
論史之暇忽爲感時觸緒之言輔臣之搯

腕咨嗟其目擊也真矣

皇上亦改容傾聽爲

首肯者久之遂因

講撤之還

宮再舉當筵之陳案巧爲射覆料闡尹之何知
妙若發矇洵

聰明之獨授合兩途而並用共戴

君恩秉一中以無偏爭歸

皇極固不當馳情耀武侈秦皇撻伐之雄心亦
不當雅意覲文循弱宋偷安之陋轍在內
則赤鳥共紫貂並進協助恬熙在外則黃
鉞與白羽交揮兼資謀勇此二言之

宸斷實萬古之訐謨凡在臣鄰罔不欽誦臣等
徒懷學劍有媿請纓觀烽火之宵明四郊
多恥感旄頭之夜落九變靡長但期國士
登壇堪任疆場之寄何妨老臣推轂共揚

鼓鐘之靈敢不物色行間類宗岳之汲引
相與又安

宗社類平勃之交驩敢負

明綸以甘厚譴伏願

謀必先於綢戶

慮嘗切於復隍

靜對青緗嘗憶沙場戰客

深居紫極每懷邊塞征人更將

優崇將帥之心推恩施於士卒尤借削平旤
亂之志銷隱患於承平則師濟充

廷自可銷鋒而鑄鎬

明良合德又將咏勺而歌雍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

皇祖實錄俱令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

書帙恭

呈

御覽

進表

天啓五年

乙丑會試擬程

以刻墨
表不用

大隱堂

伏以

皇猷日煥

神孫覲

烈祖之光

天語雷傳史職綯

奎文之色珥彤筆于

鳳沼藜火頻分輯金匱之

鴻篇蘭臺載輯若非

巽申之誥誠安得

離麗之輝煌千萬年奕奕常存

十一代繩繩相續借茲青簡仰助

黃圖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史局之

設官每與政權而並重金科成案能施袞

鉞於來茲鍊筆爲鋒亦肆褒彈而亡忌一

自鳥迹蝌形而後遂有西山汲冢之文雖

壁經已屬聖刪而尚書豈非掌故卽魯紀

盡從心斷而左氏亦有成編自是以還代
有所攷馬遷生居西漢頗略於景武之朝
班固仕在東京并詳於哀平之季日曆書
裁虎觀時政筆載螭頭仗下揮毫霜氣橫
高於繡斧掌中抽草水銜直冠於芸緗義
所當書褚遂良豈容不記力能爲善唐文
宗何必取觀總以在位之成書哀作先朝
之實錄龍朔以重臣統攝祇防甲乙之異

同興國嘗集官重修猶恐萬一之掛漏惟
茲

鉅典尤在

熙時揭

二祖之勳楮上風雲環繞敷

八宗之烈卷端星漢昭回人集西清簪裾盡金
闈之選書陳東壁琳琅開玉府之藏在管
紀動紀言已有繪天竅手於今宜筆宜削

更資斧月宗工撫拾臣鄰之睹聞爰作
子孫之模範至若六官各分部伍萬國互有
典章收金石碑版於各家可佐蓋棺之論
搜私乘稗官於郡邑益昭謀野之公屬藁
在鰲禁之中聚作牙籤犀軸焚艸在蓬池
之側送歸藁笈瑤函幸麟史偶落人間稍
睹三長遺法若
龍馭杳歸天上可無一代新書恭惟

神宗顯皇帝

歷年享有道之長

御世獲無疆之慶

挈河魁而獨御掃除出没欃槍

握天鏡以當空照見縱橫魑魅

儉嗇疑於盈積若預知遼豕之憂

慎重有同印剞正可免爛羊之誚

青宮預建遂兆叶於

虹流

紫極深居每心存乎 燕翼雖

玉几導揚之命挈禹服以授

先皇乃璇暉載掩之肯佑

湯孫而繩

祖武

豐功偉烈卽充棟而難陳奕葉重輪實

紹庭之有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一索出震

五位乘乾

電掣星馳撤蒙恒爲睿聖

日臨月照開豐蔀之光明宵半

求衣豈道未央寒透朝晞

御講寧知長樂春深若其觸目之羨牆恒思

在天之陟降念

皇祖晚年鍾愛每眷注於
龍蓀乃

兩朝相繼升遐遂長辭於

鳳闕緬

音徽之如在顧纂組者何人是繫史官宜供厥

職維

光考之短馭旣匝歲以成書若

神廟之遐齡反經時而閣筆爭言休沐徒費大

官之餐錢若借皇華更擾修途之厨傳赤
墀留筆可慙赤仄之需青簡無書猶換青
春之直若從此不行督率恐將來益效邇
延無論閑署優優日消沉于花茵月席之
下行見

皇靈濯濯徒空寄於康謠華祝之間欲率

祖而攸行苦徵文之不足是用

傳宣渙號飛落

宸章

詰責詞嚴宛若秋霜之肅

涵容意厚還同冬日之溫勉其供事直廬常傷
絲綸秘閣更欲刻期授簡先歸錦繡縹囊
極荷

優崇敢忘策勵臣等學非佚史德媿寶臣謬叨
總領之司未可綜覈漢紀虛負提衡之寄
豈能刊定唐書况在歷年之中尚有傳亦

之案若崔秘書以直筆賈禍它年猶仿董
狐如沈家今日謗主貽譏地下難逢袁粲
所以出忠入孝之旨每諄覆於唐宗一時
萬世之權亦昭揭於元主若鏤脂刻玉之
巧固於敘述無關卽鞭風逐電之奇亦慮
學識未備敢不互殫心力仰副

聖明至以隔世而修

祖考之書當一昔而成

兩朝之錄前則

景陵之於

成祖後則

神廟之於

世宗在

景陵以文治而致太平若

神廟則博厚而成悠遠時逢

聖作適與前符此又臣等所以卜氣運於

龍興占曆數於

鶴算者也今既奉兩進之

旨謹先呈

乙夜之觀伏願奉厥

孫謀永爲

家法

剛健英明之略惟獨斷可懾其盈庭

樽節儉約之風豈漏卮反賢于貫朽

聞鼓鞀而思將行見空庭于幕南
執杓斗以御臣寧慮滿朝之河北鵠行虎拜
共昭樽俎之勲麟趾螽斯快睹
本支之盛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聞

擬

上因虜退

宣諭輔臣講求征伐大計須食足兵雄

傳示兵部因條

進方略表

嘉靖二十九年

庚午順天錄程

嘉靖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

遇

皇上傳諭今以虜去又不經心後患必甚茲當
講求征伐之大計第須食足兵雄乃可臣等
傳示兵部隨集議方略條

奏具

進者伏以

天意降康夜半掃欃槍之氣

聖心弭亂日中思桑土之防蓋欲淨滌胡氛驅
穹廬而歸玉塞必須奮揚我武仗蕭斧以

壯金城維

宸慮欲制勝萬全媿愚蒙莫仰酬一得長纓漫
請前箸空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
惟夷夏之盛衰總屬乾坤之泰否旣三才
互峙何必有人類而無犬羊若四鄙不驚
豈欲殫兵威而逐豺豕自苗民逆命曾試
舞干之師比扈氏亂行復頒賞祖之命嗣
因小醜不靖時與大邦爲讎畏簡書而載

塗敢念依依之柳色懷好音而集泮欣瞻
後後之芹宮若秦皇喜耀士於窮邊至漢
武屢張威於絕漠祁連山下磨云停碣石
之銘老上庭前屯卞射飲飛之技遐方極
其警震閭左因茲耗虛迄乎雄主之云亡
每感華風之不競呼韓自甘解辮猶來青
塚之悲郅支已見竿街更召胡笳之怨後
索虜漸成其蚓結而江左反失其龍蟠突

厥來親始興晉陽之旅回紇助順迺成靈
武之功總是拒虎而進狼豈能穿牛而絡
馬石晉吮羝羊之乳函夏同羞趙宋寄塞
雁之書古今抱痛迨沙漠應曆而崖島傾
舟問洪濛更闢之年必堯舜再生之會矣
恭惟

太祖高皇帝

飛三尺於淮甸重開日月之光

成祖文皇帝

奠九鼎于燕京更整山河之勢祇論周疆夏
服業已走獯貉而洗腥膻比之

聖德

神功何異驅龍蛇而平水土此遊魂殘孽欲蠢
動而旋銷正

上帝百神所歆承而勿替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乾行不息

離照當空

蟄雷動而

飛躍九霄魑魍授首

景曜呈而

輝煌八表狐兔潛形

紹庭與

繼序而並伸允矣

帝王之孝

郊壇共

覺宮而並議倬哉禮樂之宗至若邊防尤關
睿念得火攻之法於海島嘗聞轟雷砮石之聲
盡野曠之地爲垣墉遂成峻嶺重關之險
戎網旣整羽林仰應乎星文董統攸嚴禁
旅遙分其劔氣謂宜烽烟頓息毳帳分移
豈意上谷之潛窺乃循薊門而竄入雖樵

蘇漸逼於

陵寢賴萬靈之護訶而蹂躪幾遍於郊坰驚四
民之匿竄羣謀鼎沸曾無圍棋飲博之風
聖意淵渟獨問灞上棘門之罪於是重臣懾禍
大將趨功我旣銜尾以追奔虜亦果腹而
先去巢鳥入幕不復再見蜂屯春燕歸林
又恐驚聞鶴唳昔唐德宗抱陝州之憾李
泌借香積以解嘲宋真宗耻澶淵之盟欽

若援天書而肆誕何如內修儲餼獲薪無
二東之嗟因之外振威嚴採薇有三捷之
奏若非

聖慮孰展訝謨驚

二札之傳宜仰

九天之神算念名王之首未懸白鵲之旗則君
子之營正藉黃驄之客幸其狼奔鼠伏遂
謂高枕無虞儻更豨突鴟張又復空拳相

搏況師行必先宿飽有千竈萬竈之增而
積貯尤藉豐穰貴三年九年之蓄若使蒼
黃裹甲欲其露吸而風餐萬一詬誅呼庚
必至土崩而瓦解臣等甫承

綸綽隨集兵樞問禁旅之桓桓可開營而成餓
鶻至遊徼之隊隊誰注矢以射飛狐若使
屬意招徠自有屠狗吹簫之輩果能留心
訓練豈無扼虎命中之奇至於饒運之惟

時尤在轉輸之長便如陳少遊之貢米固
爲樂助之公若董搏霄之饋糧必藉心靈
之巧在司詹籌諮叅訂亦

朝廷處置得宜昔謂佳兵不祥自愧智踈於厝
火今欲及時行政便當計定於補牢然臣
等累累千言豈如漢充國圖成方略惟
皇上諄諄數語遠逾唐陸贄詔下興元伏願
根本內嚴

威靈外鬯

提一時文武之神氣宜以臣辱而慰

主憂

振九邊將吏之雄心每借虛文而蒙實效
衣袂爲戒知忘戰之必危

聳膽猶甘斬共人而圖治嚴鼓繕招搖之怒
何如

有道而守四夷靈旗銷太乙之鋒因茲

會極而收五福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沆瀣集卷之二

終

